

實行的基督教

THE CHRIST OF THE INDIAN ROAD

BY

E. STANLEY JONES

The Christ of the Indian Road

By

E. Stanley Jones

Translated by

Z. I. Zia

Z. K. Zia

1928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實行的基督教(全一冊)

每冊售價大洋二角

原著者 龔斯德

譯述者 謝頌義

出版者及
上海北四川路一四三號
廣學會

版權所有

實行的基督教

小言

這本書的原名叫做印度民間的基督，我們以為不如改譯爲實行的基督教來得明白些，這書在世界各國中，已銷到三十萬部以上，在中國也銷到四五百部，是近年來希有的書，這書不但行文爽利，思想簡潔，而且每一句話是從作者經驗中出來的，叫我們看了，覺得不但印度的宗教生活是有很大革新的希望，就是中國也同樣的有希望了。

這書最好每個基督徒能看，而且看了能再看，如果仔細的領會這書的精神，他或她一定會變成一個熱心的基督徒的，這是我們的希望。

中國的教會，正在過渡的時代，這本書當這個時候出版，正是及時的南針了。

我對於這書的出世道賀，因為這書不但已從英文介紹到中文，而且也把活的基督教介紹過來了。

實行的基督教

目錄

小言

第一章	使者和福音	一
第二章	佈道事業的宗旨和目的	一二
第三章	耶穌在道德精神方面的優勢	三五
第四章	甘地和印度人的宗教生活	四七
第五章	宣教師和印度人的宗教生活	五九
第六章	意外的阻撓	七六
第七章	問題的討論	九一
第八章	經驗中的耶穌	九九
第九章	教會中心問題	一一三
第十章	基督與其他的信仰	一二五
第十一章	具體的基督	一三三
第十二章	印度對於耶穌的見解	一四一
第十三章	印度民間的基督	一四八



FUDAN

JPZ0000009904F 复旦图书馆

實行的基督教

The Christ of the Indian Road.
by E. Stanley Jones

第一章 使者和福音

有些朋友要求我，把我在東方佈道的經驗，寫在這本小冊子裏。我已覺得一切真實的佈道事業，必須從佈道家自身做起，全世界基督教事業的問題乃是其工作者的問題。家庭的訓育不能超過家庭的道德，所以基督教的服務也不能超過教中的工作者。

因此我不得不先行略述一己的經驗，如果不是這樣，我要懷疑自己恐怕沒有勇氣去著這了。在印度費了八年的功夫，從事於各種的佈道工作，歷任西人教會中的牧師，出版社社長，鄉村佈道員，一區的區長，我心裏特別覺得，必須在那些受過教育的高等階級和知識階級中間多做工夫。照佈道事業的全部看來，我們很少工作在他們中間。一般人多選擇阻力最少的一方面做去，全部的事業可說都做在低等階級中間。

在我的普通工作之外，我曾發起一班查經和讀書班在一個印度人的俱樂部內，這是

著名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聚集的地方。在傍晚打網球完畢之後，我們一同坐着，直到紅日西沉，彼此研究新約聖經，探討心靈的事件，一日有一個著名的政府官員，他是一個印度教徒，問我道：「你們在這地方已經佈道幾年了？」我對他說：「大約已有五十年左右」。

他直截的問道：「這樣你們為什麼只到低等階級中講道呢？為什麼不到我們中間來？」我回答他：「恐怕那是爲了他們不歡迎我們。」他答道：「這是誤會，如果你們誠意地來到我們中間，那有不歡迎之理？」這事以後，我幾乎時時急切的找尋這個誠意的方法，我後來得到了一個結論，那誠意的方法不外乎做一個真誠實意的基督徒，俱有一切的美德。

誰是合配的呢？因爲這是必須親自站在印度的思潮和國民運動中，能把基督真切地表彰出來。我感到痛苦，因爲自己缺少知識，我更其痛苦，因爲我沒有完全像基督，供應時勢的需要。最使人失望的就是我自己身體的不康健。

八年工夫的勞力使我患一種神經衰弱的疾病。在我休假回國以前，已遇着了幾次的

昏厥。在船上主領聖日早禱的當兒，又是一次昏厥。在美國終算休息了一年工夫。以後回到印度的途中我正在主領非列濱大學生的佈道會，有幾百天主教學生皈依基督。但正在緊要的時候，我的舊疾又發作了，昏厥了好幾次。我動身到印度去，覺得前途昏暗。現在我正開始了一種新的工作在這炎暑的環境中，事未做而已先失敗了。到印度後，我便立刻往山上去，完全休息了幾個月。後來我下山來，想試做些工作，不料發覺自己的身體仍舊不好，所以又回到山上去。第二次我又下山來，我看出自己仍舊不能工作，氣力全無，身體的健康已爲病魔奪去。現在我正應呼召，還有事業在前，但是本身毫無準備。

我看出除非從別處獲得助力，自己必須放棄這佈道事業，回到美國，從事於農業，或者還有回復健康的希望。那正是我在黑暗的時代。這時我正在洛克納 (Lucknow) 集會。在禱告中，並不特別的想到自己，有一個聲音似乎對我說道：「難道你自己對於我命你去做的工已經預備好了嗎？」我答道：「未曾！主呀！我從此一敗塗地了」。那個聲音答道：「如果你把一切托在我手，不爲了這事擔憂，我會替你設法。」我立刻答道：「

主呀！就此算數吧！」

一種平安進到我的心裏，滲透了我的週身。我知道上帝旨意已經成就！生命——豐富的生命——已經籠罩着我了。我已被上帝高舉了。在我這日回家的當兒，似乎覺得兩腳未曾着地，處處多是聖地。在這幾天當中我幾乎不覺得有一個身體。我經過了這幾天，整日的工作，直到深夜，方才上牀。我自己默想爲什麼仍要上牀去睡呢？因爲一點沒有疲乏的痕跡。我似乎被生命，平安和休息，所佔去，也好說基督自己已佔領了我。

問題來了，不知道我應該不應該把這件事講出來。起先我不敢直說，但是我覺得這是應該的，所以就述說這事。此後我又過了九年奮勉的生活，到現在舊疾從未發過，這樣的康健是從來所未見的。但這不只是一種身體上的神蹟。在我的心靈方面似乎也吸取了新生命，我的人生從此運行在一種較高的平面上，這可說是不勞而得的賞賜！

只種經驗或者心裏學家可以把牠分析的條理清楚，視爲平凡的事。但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生命可以超過任何機械的分析，而且基督已在我的身上變成生命了。

如果沒有這次的神蹟，我很懷疑自己會有這樣的勇氣，應主的呼召，到印度思想界

和生活界領袖中去做工夫，這件事實在太嚴重了，但是我已找着了我的救星，不會使我失望。

現在先要提及一種正當的講道方法。當日有兩三種通行的方法：（一）攻擊他教弱點的舊法，然後試把自己的宗教建設在他教殘破的上面。（二）法克爾醫士的方法，就是彰顯基督教如何應驗古時的信心。這是遠勝於舊法的一種改良方法。（三）討論對於大眾發生興味問題的方法，再用基督的福音和勸導作為結束。

我內心裏覺得在以上的三種方法以外。必須有一種更好的講道方法。我正在急切的找尋中。八年前我曾寫下幾條原則，也許是我們傳道人所可採取的。（一）應該絕對的誠篤，講者的意思或宗旨不可用一種模稜兩可的題材去掩飾。聽衆然後能對於他們所聽的道有把握。（二）預先宣佈對於各教並不攻擊。如果有什麼攻擊，那不過把基督積極的表顯出來。這就是說，那種攻擊乃是雙方並進的——對於我們自己和別人的方面。而以基督作我們雙方的評判者，這樣便能救我們（指西方教士）免除那些有損於教會工作的自傲的性情和態度。（三）准許大家在開會時有發問的權利——歡迎一切的疑問，不宜規避難

點。(四)在聚會的城中，先請好幾個有名的人物(指非教徒)做主席。(五)基督教的界說就是基督而已，既非舊約，或西方文化，又非西方的教會制度，實乃爲基督本人，做一個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去效法基督。(六)應該用基督徒的行爲來表彰基督，勝於無聊的爭辯多多。

以上的幾條大意是在八年以前紀下來的。現在回頭一望，可以找着兩種顯著的進步。(一)我已不用基督教的名稱在我的報告中，(這個名稱是在聖經裏沒有的)以免使人誤會，我常用基督的名字在一切宣佈的題目和演講中。否則我必須聲明我所說的基督教是指着基督自己；(二)基督必須帶着印度的色彩，他必須是個印度民間的基督，我已經看出如果一種運動，要在印度成功，萬不可忽視了那正在勃興着印度的國民覺悟。基督教既然有忽視這種覺悟的趨勢，在那些有覺悟的印度人中無怪不能盛行了。當一個著名的愛國領袖對我說道：「我並不畏懼基督教的本身，但我只怕這點，無論是誰，若一做了基督徒，就忘了印度的前程。」他這樣的懷疑，是無怪其然的。基督教如果要想成功，不必扶助君王，也不必依賴政府，作爲後盾，必須和民衆站在一起。基督教必須和民衆

合作，不加反對。基督並不是一位主張白人須統治世界的黨員，他乃是人類的長兄。我們也該像基督一般，歡迎現代熱心愛國者，引爲同伴。

關於宣傳福音的方法和精神，我們應該看做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該當把泰戈爾明透的話，放在心坎裏，他說：「宣教師把他們的真理傳到異鄉的時候，若非用敬禮去傳給人，這道便難受人的接受，而且是不當被接受的。傳道的方式，不該完全違反當地國家的思想和尊嚴。」我自己覺得我們從西方來此傳道的人，應該有一種內性的覺悟，雖然不一定要外面的表示，那就是自己已做了印度的螟蛉子。我們應當把我們的福音恭恭敬敬的獻給我們的第二祖國，恭敬的態度是不可少的。印度已是我們的家鄉，他的前途是我們的前途，我們在於耶穌全是印度的僕人。

現在我們已討論到這兒，這印度民間的基督和他含蓄的全部意義，乃是我們給於印度的福音。

這以基督爲萬事中心的正常方法，已被葛爾基博士（Gilkey）證實了。在印度國內曾經得着很多的聽衆，他和許多朋友——連我也在其內——經過多次的討論，方才選定

一個題目做他演說的用途。題目就是「耶穌的人格」，選擇這樣的一個題目，實在是很冒險。一個著名的印度大學校長，對葛爾基博士說道：「如果你在五年前，或三年前選擇了這個題目，恐怕要沒人來領教了。我對於這樣大的興趣和這樣多的聽衆，正和你一樣的感到驚奇。」一個著名的印度教徒，也是一個社會的思想家，在他的報上評論道：「講師葛爾基，不能選擇比耶穌的人格更爲富有興趣的題目了」。我的經驗，一旦被別人的經驗所證實，自然是更加有把握了。

以前要想請那些非教徒來聽教中的演說，正是難如登天，但是一個最著名的印度教徒和一個信仰回教的法官，竟肯同一個基督教的教士，合簽他們的名字在召集聚會的通告上面，在我看來這是一次新的經驗。一個有經驗的教士，在一次聚會以後，對我說道：「如果你在一禮拜以前告訴我，這城裏的領袖們肯每晚坐着，靜聽一個教士最率直的福音，而毫無倦容，我老實說是不會信你的，但是他們竟已實行了。」我已發見他們愛聽福音，如果這是基督的；他在被舉起時他們也會被吸引攏來的。

或者我們尙待發見純潔的基督教便是美好的策略，那率直公開的傳揚耶穌，乃是最

好的方法。保羅深信這個，因他說道：「我將那些暗昧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謬講上帝的道，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薦給各人的良心……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揚基督耶穌，是我們的上主。」（哥林多後四章二至五）保羅把自己薦給各人的良心，因為他知道耶穌迎合人的靈魂，正像光明迎合眼目一般，又如同真理適合良心或美觀適合審美的天性。因為基督和靈魂，本是相互爲用的，如果一旦合而爲一，真是二美兼有的了。

這種講道的方法，大概是對的，可以從一個教外的主席的一句話證明之。他曾責備一個教中的講員，因為他不直截的講到基督，他說：「我們自己也能講論上帝，但我們所望於你的，乃是講基督。」

我們時常引證保羅在雅典講道，稱爲宣教士講道的模範，但是這實在是保羅生平最大失敗之一，他不能在那兒建設教會。麥金德虛（Mackintosh）分析他的失敗如下：『福音的宣傳失敗或成功，只要看他是否把耶穌一生不舊的故事，有意地隱藏起來，還是公開的傳揚出去。試把保羅在雅典的演說研究一下。他先講到上帝的神性，一位離開我

們不遠的上帝，人類賴以生存的上帝，他能創造有規則的宇宙，掌管萬物，又從一祖生出萬族的人來，沒有種族的界限，無所謂希臘和野蠻人之分。這些有趣的道他都講了，但可惜保羅並未特別的傳揚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他在雅典的失敗，就在於他有意的把這十字架道理遺漏不提。以後他在哥林多立意改變了這種掩飾的方法。保羅懺悔的寫道：「我決意在你們中間除了耶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以外，不講別的。」福音的道理會立刻失去他的意味，如果一旦沈淪於猶太人的陳言套語當中。（參看基督教福音的起源，麥金德虛著）

一般印度教徒極力的主張，不要一個「改頭換面」的基督徒，一個印度學生代表在北京世界學生大會中曾經這樣說過。我們的基督，必不會穿着死灰復燃的教義爭辯的衣服，乃是一個活潑有為的基督，正如復活的早晨，在空洞的墓旁迎接馬利亞的神氣一般。

一個印度教徒這樣的解釋道：「我們固然不會接受基督到我們的心中，但這事的全部責任，不都在我們的身上。宣教士把一個完全帶着西方色彩的基督，介紹給我們。直

到現在他們特別努力攻擊我國原有的教義，因此，我們必須爲保存自己的宗教而與他們奮鬥。人們在戰爭的狀態中，不能判定是非。在這種攻擊基督徒弟的熱狂中，我已不知不覺的攻擊到基督自身上去了。（參看印度的目標，霍蘭德 Holland 著）

我們教士們也必須自認自己的過失，放大目光，因爲將來的印度定有機會去招認一個未失本來面目的基督。

我有一個朋友一次和一個婆羅門教徒談道。那個教徒突然對他說道：「我不愛屬於西方信條和西方教會的基督。」我的朋友平心的答道：「這樣，你對於那印度民間的基督，有何感想？」那婆羅門教徒思索了一會，似乎正在他的腦海裏描寫一個印度民間的基督——他望見了，基督正穿着一件印度的道衣，和羣衆一起坐在路旁，醫好了一切摸到他跟前的盲人，按放自己的手在可憐的不潔的長大麻瘋病人的頭上，這些人都跪拜在他的足前；同時他宣揚天國的佳音，給一切病苦無告的人們，搖擺的走上一座孤山，滿心懷着悲傷，替世人死在路旁的十字架上；後來又凱旋的復活了，並且又行走在路上。那個婆羅門教徒，忽然對我的朋友說：「我能真誠的愛敬這位印度民間的耶穌」。

這個印度民間的耶穌和加利利的耶穌，究竟有什麼分別呢？實說吧，沒有絲毫的差別！

基督正在逐漸形成了一個熟知的人物，換一句話說，他已逐漸成為印度化了。你能在印度人思想的道上，屢次的遇見他；在印度人感情的大道上，覺得他的和藹的存在，在印度人的果敢的通衢上，他會立刻顯出威嚴的神氣。印度的語聲開始和美國詩人輝底爾一樣的說道：「這穿着無縫之衣者的醫治，

正時候在我們疼痛的病床；

在人羣中我們摸他的衣裳，

一切都再會被他完全醫治。」

第二章 佈道事業的宗旨和目的

在這裏有不少的誤會，一般人還不會明瞭，我們為什麼從事於佈道事業，什麼是我們實在想要做的。對於這個全部的佈道問題，各方面都有很嚴厲的評判。在我個人看來